

胡同里的叫卖声

□汪永年/文 李超/插图



北京人艺的老艺术家们曾经表演过一个节目,名字就叫《学叫卖》,那一声声旧北京胡同里的叫卖声,听来真是使人感到亲切,就像是回到了北京的老胡同一样,那种宁静、安详又有烟火气的生活带给人们说不尽的乐趣。如今,这种声音虽然已经听不到了,但总是有些怀念在心头萦绕,也使人多了一份对生活的热爱。

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多年前保定老城胡同里的叫卖声。那时我居住在城东塘坊胡同、石柱街一带,清晨的叫卖声是从“马蹄烧饼”开始的,这种烧饼现在已不多见,它上圆下平,拳头般大小,联系起名字来看才发现有那么一点像马蹄。它撒着芝麻,烤得焦黄,吃起来很有嚼头。卖多少钱一个忘记了,大约是三分钱吧。“切糕——没核的……”大约9点多钟,卖切糕的小车就推进胡同里来了,车上的切糕用湿布蒙着,露出有枣和豆沙的一面,看着又清爽又甘甜。

那时的沿街叫卖者,不大的担子、筐子或小推车里能装满各式各样的商品。春雨绵绵,有人出不了家门买菜,不要紧,卖菜的会挑着一担碧绿的蔬菜从你家经过。卖菜的大爷这么吆喝:“茄子、黄瓜、洋白菜、西红柿、韭菜菜扁豆来……”可以随便挑选,讨价还价。炎夏的日子,暑气蒸人,安静的午后,街头巷尾会听到“冰棍、奶油冰棍、

小豆冰棍……”,这是推小车卖冰棍的老奶奶略带沙哑的叫卖声。这声音对于我来讲是那么亲切,那么让我“想入非非”。那时候没有空调,电扇也极少,吃冰棍是最好的解暑降温方式。

整个夏天,他们走遍了胡同的大小角落。太阳西斜后能准时听到“卖卫生纸来……”的吆喝声,低沉悠扬,有磁性,传得悠远。卖卫生纸的是一位中年妇女,一年四季风雨无阻,走街串巷。小推车上除了码放整洁的卫生纸,还有一个大塑料袋遮风挡雨。夜幕降临,华灯初上。吃晚饭前照例要过来个卖酱牛肉、羊杂碎的。三轮车上有一个大盆,用白布罩着,骑车人边走边吆喝:“酱牛肉、羊杂碎……”声调粗犷舒缓,有时会有意将最后那个“碎”字的音调抬高八度且拖得很长,别开生面,以引起人们的注意。他的生意做得很红火,并不比开店铺的买卖差。

叫卖者的语言艺术也堪称一绝。比如收废品的这样吆喝:“有书本报纸,破皮鞋、破胶鞋、破运动鞋、破铺衬、烂套子的卖……”“破铺衬”就是旧衣碎布,“烂套子”就是旧棉花套。旧时还用家里的废品换小商品,比如卖蜂蜜糕的小贩是这样喊的:“回家找,回家找,长头发、碎布条,破铜、烂铁、旧橡胶,牙膏、布袋、废书报,拿来换俺的蜂蜜糕……”废物利用,以物易物,各得其所。令人难忘的是卖白菜的吆喝声,好似“铜锤花脸”,一声“大白菜”,再加上后面的“咧……”尾音,声似洪钟。为什么卖大白菜的要这么吆喝?因为大白菜上市的时候已经是初冬天气了,而且大白菜晚卖一时,水分挥发,就要伤一些分量。卖大白菜要早早地就进到胡同里,一声吆喝就把人们喊出来,一涌而上,一抢而光,那才是最佳效果。

现今,在城市的小区时也能听到一些小贩的叫卖,但老腔老调的不多了,多是干吼直喊,有的还用上了电喇叭,使人觉不出优美,反倒成了一种噪音污染。

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,胡同里那温馨悦耳、婉转曼妙的叫卖声已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,但它们一直保存在我的记忆里,是那样亲切,那样清晰。

“罩衣”

□顾俊文

现在,人们戴口罩已经习以为常。看见口罩,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“罩衣”。

什么是罩衣?就是用口罩做的衣服。

1963年夏天,我们村有一家人得了肺结核,为防止大面积传染,县卫生防疫部门对他们采取了隔离措施。由于条件所限,那时候的隔离远不及现在严格。过了几天,县里又调来一大批口罩,每个村民发十来个。

乡下的老百姓每天都下地劳动,时时刻刻和石头、黄土打交道,戴上口罩还怎么干活?几天后,我邻居家孩子穿着一件白色的古怪的褂子上学来了。我上前一看,天啊!这褂子竟然是用口罩做成的。那时的口罩与现在的一次性口罩不同,是用纱布包着一块脱脂棉做成的,脏了洗洗还可以接着戴。口罩竟然可以做成衣服,这人家还真蛮有创意的。

因为是拆了口罩做成的衣服,同学们都叫它“罩衣”。当时正值三伏天,热得要命,这“罩衣”全是窟窿眼,穿在身上一定凉快,于是我回家也想让母亲给我做一件。母亲就把口罩拆了几个,给我做了件短袖“罩衣”。别的学生见我也穿了“罩衣”,羡慕得很,纷纷效仿,不几天班级里有一多半同学都穿上了“罩衣”,甚至有几个女同学也穿了起来。“罩衣”顿时成为山村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

穿了不到一周时间,学校忽然通知大家不准再穿“罩衣”。怎么回事?同学们推举我去问校长。校长说,这是县卫生防疫部门的通知。给大家发口罩是防止肺结核传染,你们不愿意戴也就罢了,怎么还做成衣服穿在身上?口罩做了衣服,如果造成结核病大范围传染怎么办?谁能负起这个责任?

我对校长说,没有拆的口罩就别拆了,拆了做成衣服的还是穿着好,不然也是浪费。我还建议校长到第一个穿“罩衣”的孩子家问问,他妈妈是怎么想起来拆口罩的。校长一听有道理,就让我领着来到邻居家。校长向女主人说明来意,想不到女主人没有听完,眼泪却像断线的珍珠一样掉了下来。她说家里很穷,天热了,几个孩子连换季的衣服都没有,看到炕头上那一大堆口罩,就想将就材料给孩子们做成衣服穿吧,总比光着身子强,想不到还闯下祸了。女主人很害怕也很着急,用央求的口气对校长说,这全都怪我,与孩子无关,你们可别为难孩子,可不能不让他去念书啊!

女主人一番话差点把校长和我给说哭了。我连忙背过身去叹气,校长安慰说,大嫂你尽管放心,我不会为难孩子,也不会不让他念书的……

回到学校,校长写了一份报告,详细说明了“罩衣”的由来,让我和邻居家孩子马上送到县卫生防疫部门。卫生防疫部门领导看过报告后也大为感动,慷慨地自己掏钱为我和邻居孩子买了几尺布,让我们带回来做衣服。“罩衣”虽然凉快,但毕竟穿着不舒服,也不雅观,这道风景线不好看。回家路上,我把布给了邻居孩子,因为我家的经济条件比他家要好一些。

万幸的是结核病没有传染开来。后来家家户户的口罩都做成了罩衣,有的人家第二年夏天居然还在穿。

重读剪报 翻捡旧时光

□杨方

国庆假期闲来无事,我把上世纪九十年代悉心珍藏的剪报“请”了出来。剪报的纸页已泛黄发脆,岁月包浆十足。端详着那些熟悉的文章标题,凝视着那些熟悉的作者姓名,竟似与多年未见的老友情不自禁的握手相拥。

这些剪报都是从报纸副刊上剪下来的散文、杂文、随笔。那时候是单位出资订阅报纸,除了本地的《保定日报》《保定日报》外,还有《人民日报》《工人日报》《中国青年报》《河北日报》《文汇报》等。时间一久,报纸就成了旧报纸,在别人眼里成了废旧物品,或是还能发挥余热的包装纸、糊墙纸,而对我来说却是宝贝。平时广泛收集有副刊版的旧报纸,闲暇时摊在案头,边读边剪,忘乎所以。我靠剪报得来的这些文章在我心中举足轻重,被我称之为“剪”来的散文集。

重新翻开剪报,我发现大致可分为三类,一类是我认真品读过的,一类是保定作家、作者的文字,还有一类是从来没有读的。认真品读过的文章多是我崇拜的作家文章,如梁衡的《草原八月末》《大道无形,真情无文——重听〈走西口〉》、牛汉的《散文这个鬼》《苦香的,柳笛声声》、贾平凹的《哭三毛》、王蒙的《宰牛》等,品读这些文字,在潜移默化中我会不由自主地去借鉴、模仿。比如

《照相》这篇散文我这样结尾,“把幻想写在诗里,让生活走进现实。看来,学会怎么对待生活要比照相和写诗难。”这种启发性的结尾其实是从王蒙的《宰牛》那里学到的,《宰牛》的结尾这样写道:“他说得倒也别致,网上得高,又叫人心宽,怎样说话,看来也还值得学一学。”比如我在《犹记儿时葱笛声》里写到“葱笛多情”,其实是从诗人牛汉的《苦香的,柳笛声声》中的“柳笛多情”联想而来,而且,我还借用牛汉的“写诗太像吹柳笛”之说,进而生发出“葱笛又何尝不是呢”的感慨。

对于保定市的作家、作者的文章剪报,我更是爱之有加,尤其是《保定日报》副刊的经典栏目“百川漫笔”“周末闲话”的评论文章,我剪下来的最多。张雨生、李庆恒、丰言、缪远熙、晓明、商玉贵这些作者都是写杂文的高手,他们的名字在我的剪报中始终熠熠闪光,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,都是我崇拜的老师。丰言,即当时的副刊部主任张祝丰,我非常喜欢他的语言风格,他的那篇《中国足球窝里横》让我一读再读。还有韩映山、赵新、贾耘田、张玉祥、王天觉、刘君福等等,这些闪光的名字仍然“住”在我的剪报里。

对于从未读过的剪报,当时我是这样想的,先剪下保存起来,等有时间了再读,结果这一等就跨越了30多年,至今也未读,细想想,欠下的“书债”何止这些?正好利用国庆长假,重

新翻开这些剪报,静下心来读完那些从未读过的文章,也算是偿还。

那些我读过的剪报文章,伴一杯绿茶重新细品,生出了不同的感受。重读剪报,如同穿越时空,回到从前,翻捡旧时光。认真梳理那些尘封的文字和思想,翻捡岁月里那些曾经闪光的珍珠,真是别有一番滋味。生命中我所珍藏的那些歌咏,那些旧时光,即便将来风干了,到老的时候拿出来下酒,我想也更有有一番滋味吧。

